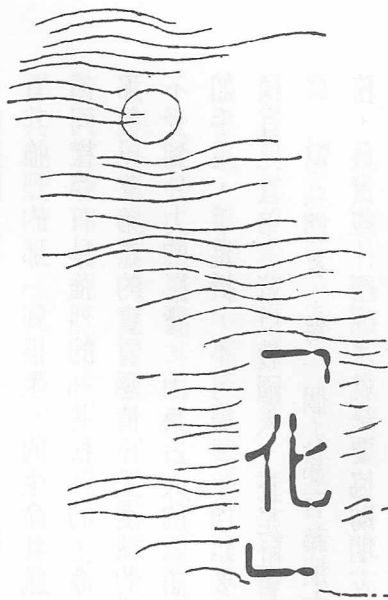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莊子》之

「化」

思想研探 (四)

◎鍾雲鶯



《莊子》對於「天樂」的

為者，即能與天地同化，已突

者，忘適之適也。

注解是「整萬物而不為戾，澤及萬世而不為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為壽，覆載天地雕眾形而不為巧。」觀其所言，即是已與大道精神合體，不為外物形體所累

破一切主觀相待的物、我之分，而此即齊物與天地同遊的無礙與超然。因此，領悟「物化」之歷程方可達到「齊物」之境，故《達生》言：

由此可知，能應物而忘物，方能達到心靈清新不染，不為物所羈。是以工倕使用規矩工具已超越了技術層次，而已到達了「道」的境界；此與《養生主》庖丁告訴文惠君

「故知天樂者，無天怨，無人非，無物累，無鬼責」與《刻意》所說：「無天災，無物累，無人非，無鬼責」實屬同義。說明能體大道之自然、無

工倕旋而蓋規矩，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，故其露臺一而不桎。忘足，履之適也；忘要，帶之適也；知忘是非，心之適也；不內變，不外從，事會之適也。始乎適而未嘗不適

「臣之所好者道也，進乎技也」的意義是相同的。因此，「物化」不僅從自然時序上體驗，更需落實在生命實踐上。從用物而應物、由應物而忘

物，由忘物而適物，不為物所累，此一心靈之「適」，「適」於萬物，無所差別，可謂「物化」的真實呈現。

經由上文我們對《莊子》之「化」的認識與理解，我們可以說，「物化」觀念的重點乃在於對「化」的深刻感受與體驗。「化」是「道」的運轉呈現，也是體物本源於一的歷程，是以莊子提出「物化」，藉以說明欲齊物我、泯是非、去生死、破材用皆需了解「物本化為一」的原理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欲達齊物的境，體會天地萬物本源於一的「化」的歷程是不可少的。

### (三) 「化」是天地萬物生成之樞紐

「化」具有「道」的意義是我們探討《莊子》時所得知的，而「化」更是「道」的運轉

呈現。也就是說，天地萬物的形成，必需經過「化」的過程，藉由「化」的作用，才呈現萬事萬物的現象界中，因此，「化」可說是萬物生成時頗具關鍵的過程。《大宗師》云：

善天善老，善死善終，人猶效之，又況萬物之所係，而一化之所待乎！

在此所言雖說是「道」的展現，但是我們可以由此得知，萬物所係，乃在「化」給與萬物生命的形體與能量。藉由「化」的運轉與作用，使天地、萬物呈現其生命型態，各司其位而不致紊亂。

在《莊子》的思想中，「化」代表著天地間一切事物的轉運之道，四季的轉移、日夜的更迭、生物成長過程的改變、生命的終始等，具為「化」的作用。是以在天地萬物形成的過程中，必需經過

「化」的歷程，也就是說，現象界之一切事物，皆在「化」的作用中完成。因此在《天道》言：「天不產而萬物化，地不長而萬物育。」說明了天地萬物乃在自然無為中孕育而成，但在此一無為自生中，「化」是萬物呈現的必要歷程。因為，若沒有「化」的作用，則無物的存在，無物的存在，又何有「育」的功能？是以現象界一切事物的生滅，具是「化」的作用，（至樂）言：

胡蝶胥也化而為蟲……

在此即說明，由蝶至蟲的過程中，一定必需經過「化」的作用，是以天地萬物的生滅循環，「化」為其樞紐，缺一不可。而此一樞紐，又稱為「幾」，（至樂）：「萬物皆出於機，皆入於機。」（案：「機」字應為「幾」）其義即生物自然造化中最奧妙難言的

契幾，是存在卻又難以用語言

文字解釋的宇宙萬物造化過程，是宇宙萬物形成的最重要的樞紐，此一樞紐打開，天地萬物就此生成。此一造化萬物的奧妙處即是「化」。「化」的歷程雖不即時可見的，但在時間的推移之中，「化」的作用就有具體的呈現。因此，「化」的作用雖無法在我們眼前立刻轉變，但是經由時間的演進，天地間的一切事物的變化皆具體可觀，因此〈天地〉云：「天地雖大，其化均也。」亦即說明了天地雖然寬廣，但是「化」的作用卻是一致無二，無一偏頗的，因此又說：「無為而萬物化。」可見「化」是天地萬物生成的必經歷程，因此我們可以說，天地萬物之存在，皆在「化」的奧妙中形成，是以「化」可說是天地萬物形成的重要樞紐，缺

之不可。

#### (四)「化」是人生修煉的境界

在《莊子》的理解中，「化」是萬物生滅循環的必經之道，「化」雖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方可目睹其改變，然而天地間之一切，缺之不可。尤其在造化萬物之奧妙，萬物生命的真幾，皆在「化」的無為運行與呈現之中。

與「道」合一是《莊子》生命的終極目標，因此當我們觀察造化萬物無為自然的過程中，體會「化」育萬物的無言與不可缺，是以與「化」合一的精神也成為《莊子》對「化」的觀察與修養自我的一個歷程。〈大宗師〉云：

與其譽堯而非桀也，不如兩忘而化其道。

莊子在此本欲要人泯是

非，去除主觀的價值判斷。然我們可由此而知，莊子之最終目的乃「與道同化」。「與道同化」乃是以道的超越觀察一切事物，這是對於生命的體驗，泯除一切有意識的價值判斷，將生命投入無為的道體之中，體察造化萬物的自然真實。因此，對於「化」的感受與體悟，就生命的歷練而言，在《莊子》之中，似乎也成為其修為之一環。〈至樂〉言：

亡，予何惡！生者，假借也；假之而生者，塵垢也。死生為晝夜。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，我又何惡焉！

死生本為一生物循環，一如晝夜變換，此一現象之更迭皆是「化」的作用，此乃自然之然，無為自化，是以勿需樂生惡死。然在此所言「觀化而化及我」其中「觀化」即是已洞悉宇宙間之生滅之道，說明

了能了解此一道化萬物之真理者，對於死生之變化已了然無礙，哀樂不入心。是以從「觀化」而至於與道同化的「自化」，此一生命歷練實乃將人之關懷推廣至天地同體同德的超越境界。

《莊子》的理念中，個體的修為需與道同化，但是僅達此「自化」之境是不夠的，更需幫助他人體物自然，而此一人之舉絕非人為矯飾，而是透過自我以與道合一的精神表現，使人不自覺的學習，故〈則陽〉云：「聖人……不言而飲人以和，與人立而使人化。」此即說明聖人乃在自然無為中與人接處，使人感受其精神而自然地變化，進而共同學習大道之自然無為，與道合一。

從「觀化」到「自化」以至「化人」的境界，每一歷程都是生命的體現，皆由生命的

落實體察自然，進而進入大道造化萬物的精神之中，而這生命歷程是環環相扣的，缺一不可，是以〈天運〉：「不與化為人，安能化人。」所言即是此一道理。

## 五、結論

莊子的「化」思想是其哲學思維中很重要的一環，然研究者多以神話的角度解析，或以「物化」一語談論，這樣的詮釋角度，恐不能真正理解莊子及其後學對「化」的觀念。根據本文的研析，發現「化」的思想在《莊子》一書中實有轉承與拓展的意義。在內篇中，莊子多以「化」一語談論，而其意義為：轉化形體的超越意義、自然的造化生成及化是「道」的運轉呈現等意義。

而在外、雜篇中，「化」的用語逐漸出現複合名詞，而

其意義也呈現多元化的傾向，外、雜篇一方面繼承內篇「化」的思想，一方面開拓「化」的哲學範疇。其思想內容為：強調「自化」的無為觀念；「變」與「化」及「變化」一詞意義之轉變；「氣化」觀念的完成及由自然之「道化」到修養之「感化」的觀念轉變等觀念。

我們可以發現「化」在《莊子》中所呈現的思想意義則是：逍遙自在的生命體驗、齊物必經的歷程、天地萬物生成的樞紐、人生修煉的境界等思想意涵。

對於《莊子》之「化」思想的認識，首應理解內篇與外、雜篇對於「化」的闡述是不盡相同，故談論時不應有所混淆，如此方能正確地理解《莊子》一書之「化」的思想。（全文完）